

眼前的人很陌生，是在袁旭禮的記憶中從未出現過的人，但他不討厭對方臉上溫和的笑容與釋出的善意。

「你是誰？」他沒有做出太多的防備，只是輕輕地拋出了問句。
「我是莊逸臣，是你的……」

眼前的人緩緩地、溫柔地描述了他們的關係，卻讓袁旭禮受到不小的衝擊。

「你說我跟你……結婚了？跟男人？」他雖然沒有特別認定自己是喜歡異性的，但也沒有想過自己居然會跟男人交往跟結婚。

但對方的描述很合理，他並不是這麼容易敞開心房的人，若不是相當信任甚至是足夠時間的相處，要進入交往階段是難上加難。而他對高中的朋友的感情最深，從他過往至今的記憶中，跟高中時期的同學在一起的機率與意願是最高的。

「我們是怎麼在一起的？」
「由我自己告訴你還真有點不好意思……」略為羞澀地搔搔臉頰，莊逸臣還是毫無保留的將兩人的回憶說了出來。

袁旭禮臉上的驚訝更明顯了，他低下頭陷入思考。

他居然會被喝醉的人強吻告白？若是平常的情況，一定會在靠近之前就閃避開來，甚至直接揍人。他們真的有好到能夠如此貼近的程度嗎？如果真的是這樣，那麼莊逸臣絕對是他非常信任又放心的對象。

袁旭禮心中的防備不禁放下了些，但下一秒又立刻築起。
不對不對，他喝醉可是會亂親人的，他覺得不行，真的不行！

袁旭禮很混亂，他拿起了一旁的手機，打開了自己的各項社群平台與通訊軟體。

莊逸臣確實存在於他的好友名單中，而且透過對話跟照片也能證明他們住在一起，自己甚至還會下廚给对方準備晚餐。

看著對方毫無防備的睡顏、還有自己笑得開懷溫柔的樣子，他下意識地將目光放到了放在桌上的對錶與婚戒。

情感跟記憶連不上線，即便種種證據擺在眼前，他也依然沒有辦法接受這個現實。

「……能請醫生過來幫我檢查嗎？如果沒有大礙，我想要出院。」單手掩著臉，悶悶地向莊逸臣開口，「抱歉，我真的不記得了，再給我一點時間想想。」

醫生檢查過後並沒有大礙，袁旭禮當下就辦理出院，跟著莊逸臣回到他們的住處。

「我想整理出一些我的東西搬出去住，我的畢業紀念冊有在這裡嗎？」雖然有著兩個人一起生活的痕跡，但他依然覺得這裡很陌生，讓人有些不自在。

「……嗯，我帶你去拿吧。」保持著適當的距離，帶著人到了莊逸臣看著袁旭禮拖出行李箱，整理幾件換洗衣物還有畢業紀念冊放入其中。

這過程當中十分安靜，誰也沒說一句話，直到他將袁旭禮送到門口。

「我希望你能留下，但還是以你的想法為主吧。」笑容裡面找不到任何一絲的酸楚，依然是這麼的溫和柔軟，卻留不住眼前的人。

「……謝謝。」點點頭，袁旭禮頭也不回地轉身離開。

離開後，他先是到附近的旅館入住。單人房的空間雖然算不上大，卻也是應有盡有。

將黑色的長髮束起，袁旭禮拿出從便利商店買來的筆記本與原子筆，翻閱畢業紀念冊尋找莊逸臣的身影。

「莊逸臣，生日是九月十號，二年信班的班長。這麼說高中的時候我們應該滿常接觸的……」他一邊喃喃自語一邊拿起手機。

他對於重視的朋友是相當念舊的類型，即便換了手機也會把所有對話紀錄全部備份，這個習慣在這時便派上了用場。他將聊天訊息還有社群平台上每張跟莊逸臣有關的照片與動態甚至訊息都仔細看過，把得到的資訊全寫在筆記本上。

喜歡海邊跟魚類，特別是鯨魚。賴床慣犯，喜歡甜食，食量偏大。不想結婚，也不喜歡小孩子。

高中的時候會一起念書準備考試，大學的時候一起上駕訓班，會騎重機。

大學時期有過一任女友，畢業後去國外實習三年，目前是個小有名氣的攝影師，有自己的工作室跟員工，還是個工作狂。

那段時間兩人都有保持聯繫，後期甚至是用視訊電話在聯絡，而且持續的時間相當長。

是個浪漫的人，女人緣相當不錯。

家中有一個姊姊，跟家人的關係似乎沒有很融洽。

「我居然會幫他準備保健食品，而且還會因為他不肯吃而生氣？甚至還隨便刷他的卡？到底是對我有何容忍？」即便是重要的朋友，袁旭禮也不認為自己會做到這樣的程度，更不用說擅自刷別人信用卡這種幾乎是侵犯隱私的事情。

手機裡的照片是各種不同國家的風景，不變的是他們兩人的身影，還有充滿愛意的笑容與緊牽的手。

婚禮上的大合照裡，醉醺醺的莊逸臣笑得一臉傻，而自己雖然看上去很嫌棄卻沒有推開。

「明明不想結婚最後還是跟我結婚了啊……婚禮看上去辦的不大，但幾乎所有朋友都到場了。」

將所有訊息跟動態都看完之後，袁旭禮不得不佩服大腦的修補功能。他對於出國是有記憶的，只是原本屬於莊逸臣的位置已經換成了別人來填補記憶的缺失，避免他陷入恐慌甚至崩潰。

就連莊逸臣的工作室裡所有員工他都有印象，但相識的過程也跟實際有很大的落差。

「記得所有人卻唯獨忘了他啊……」望著寫得密密麻麻的筆記本，袁旭禮的表情有些嚴肅，舉起左手看著腕上的刺青，試著推敲出意思。

正中央是一個有著魚尾的心型，左右兩端是一個黑點，十三個長方形用相同的間隔連接兩個點，就像是手環一樣。

魚尾跟愛心……喜歡魚？

那這個刺青所代表的涵義絕對跟莊逸臣有關，而且這些方形跟黑點都會有它代表的意義。

袁旭禮在手機上搜尋了關鍵字，大略的翻找相關的刺青。

「有人會刺生日或是名字……還有人刺座標……居然還有點字……嗯？等等……」

或許他手上的刺青也是像點字這樣只有特殊族群才會熟悉的東西……還有什麼是比較神秘又不直觀的……條碼？不對這樣不會有圓點。有點又有線的……

「……摩斯密碼？」他立刻翻出了摩斯密碼表，拼湊著可能搭配並寫在紙上。

「J009、200、910……910不是莊逸臣的生日嗎……我居然會這麼大費周章的把一個人的生日刺在手腕上？那胸口上的這個刺青應該也是跟他有關的了……只刺了一個C的話……大概是英文名字的開頭吧？」

袁旭禮自認不是個浪漫的人，但他卻願意在身體刺下這些圖樣，印上自己傾心於某個人的證明。

他對莊逸臣究竟愛的有多深刻呢？

想不起來了，全部都從他記憶中消失了。

中午，袁旭禮拖著行李箱二度來到莊逸臣的家門前。

他透過手機裡的訊息知道今天對方休假，也大概摸出了對方的生活作息。

深呼吸，他按下了門鈴。

門內很安靜，安靜到他差點以為他錯過莊逸臣在家的時間，直到準備離開的前一刻才聽見了緩慢且微弱的腳步聲。

下一秒，眼前的門迅速的從內部被推開，莊逸臣望著自己的表情有些發楞，遲遲沒有開口。

「呃……那個……我這幾天看了一下過去的事情，身上的刺青也猜出大概是代表什麼了。我確定我跟你是真的很好所以……這個錶跟戒指我都會繼續戴著。」說到一半，袁旭禮有些尷尬的搔搔臉頰，「雖然沒有想起其他的事情，但是……還是能一起住啦。」

幾乎是一瞬的時間，袁旭禮瞥見莊逸臣的雙眼泛紅，落下了淚水。
再下一秒，已經是被對方抱進懷裡的時候了。

袁旭禮一向不能接受陌生人過於親密的接觸，然而他並沒有掙扎，只是緩慢且輕柔地伸出手擁抱著。

他的心裡升起了一股強烈的愧疚感，他不明白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緒，是身體裡的本能嗎？

這或許就是他們曾愛得深刻的證明，即使記憶消失，他也依然不願看到對方難過。

他進到屋內，將前幾天放進行李箱的衣服跟物品放回原處，接著開始四處走動熟悉環境。莊逸臣的住處很大，就算給小家庭生活也綽綽有餘，甚至還有書房與攝影用的空間。

「.....我跟你的飲食口味應該不怎麼合，這樣你還能吃得慣我做的食物？」看著井然有序的廚房，袁旭禮忍不住提問。

「找到一個兩人都能接受的口味還是沒問題的。」

「那你.....吃過飯了嗎？我煮點什麼試試看能不能想起來吧。」

得到同意，袁旭禮立刻開始在廚房忙碌起來。他按照自己習慣的料理方式放入調味料，卻覺得好像少了什麼，直到起鍋前才按捺不住的又放入一些調味料，這才壓下心裡的異樣感。

這味道比起他以往的飲食習慣有些偏鹹，但還在接受範圍內。將食物端上桌，有些緊張的看著莊逸臣吃下。

「.....很好吃，跟平常的味道一樣。。」

「那就好.....」鬆口氣的同時，他也很訝異自己的舉動。

既然身體已經將這些行為化作本能，那麼他的大腦應該也可以慢慢修復這些記憶吧？

「莊逸臣，如果我有什麼舉動是跟你一起生活之後才培養出來的，你就跟我說。」

「欸？好.....」

這句話不講還好，一講出來不得了。

袁旭禮身上確實有不少習慣是在認識莊逸臣過後才養成的。

除了偏鹹一些的飲食，還多了洗過澡才能碰床、還有低濃度咖啡等等的習慣。

而也正如他所料，記憶雖然恢復的慢，卻很容易用夢境的方式重現在腦中

——他第一個夢到的就是當初莊逸臣對他告白的場景。

醉醺醺的傻笑有些可愛，披上的圍巾跟外套帶著滿滿的溫柔。

餐館燈光照上金邊眼鏡，覆上的唇瓣跟放大的臉充滿了情愛。

真的好喜歡你。

不帶任何虛假的話與迴盪在耳邊，袁旭禮從床上睜開雙眼。

看著熟睡的枕邊人，袁旭禮絲毫不給面子的往對方臉上一掌揮下，耳朵止不住的泛紅。

「你到底為什麼有辦法這樣子告白還能成功？我為什麼會答應你啊？你知道那樣是性騷擾嗎？都不怕被告啊？」

「欸？旭禮你想起來了……？」還沒搞清楚狀況的莊逸臣一聽見袁旭禮的話，整個人精神都來了，眼睛隱約閃過了光芒與期待。

「沒有全部，但是想起了告白的那一天……」皺著眉，他將手心貼上左胸，心臟的跳動很正常，沒有任何加快的跡象，「記憶回來是回來了，但感情沒有……不過，至少是一個好的開始。」

既然這樣的作法能夠找回記憶，那袁旭禮也沒有太排斥與人同床共枕這件事，甚至開始嘗試恢復原本的生活，一有時間就會給莊逸臣準備晚餐。

而莊逸臣當然不會就這樣傻傻乾等，他總會把握休假的時間帶著袁旭禮去各種地方恢復記憶。例如他們求婚的溫泉旅館，還有結婚的餐廳，一起去過的任何地方。

在這樣雙管齊下的攻勢下，袁旭禮幾乎是每晚都會在夢裡看見他們過去的日子。

星空下的舞蹈教學
對流星許願的樣子
畢業時遞上的卡片
出國後的視訊對話
交往後的溫泉旅行
他親口提出的求婚
充滿歡笑聲的婚禮

他們真的一起度過了很多時光，但是每次從睡夢中清醒，他的胸口都無法感受到任何悸動。這讓他對於莊逸臣有些愧疚，有時總會忍不住迴避他的視線。

「抱歉……總覺得我都在讓你失望。」

「沒關係，光是想起來我就很高興了。」

隨著記憶逐漸恢復，他也能多少感受到莊逸臣變得有些任性，就如同他們的過往一般，而他也逐漸的開始難以拒絕對方。

「旭禮，你今天訂了一間餐廳，我們去那邊吃晚餐吧。」從外套口袋掏出鑰匙，莊逸臣邊說邊朝袁旭禮伸出手。

「嗯？好啊，去哪吃？」穿上外套好奇的詢問，倒也不在意對方先斬後奏的舉動。

「我對你告白那一天大家聚餐的餐廳。」

「嗯？可是那裡之前不是去過了嗎？」

「今天只是單純去吃東西的，我覺得那一間的料理還不錯。」

聽完莊逸臣的答覆，袁旭禮也就點點頭，讓對方牽著自己的手出門，開著車來到餐廳。

一樣的窗光、相同的景色，路邊的車子依然呼嘯而過，全部都與夢境中的畫面無異。
袁旭禮很清楚，即使腦中保有記憶，只要情感沒有回來，他就沒辦法好好的面對莊逸臣。

他或許該說服莊逸臣放棄？

但是這麼深刻的情感要怎麼讓對方說放就放呢？好不容易找到一個能夠信任，願意表現出弱點的人，真的有辦法就這樣離開嗎？

莊逸臣絕對不會同意的吧？那麼他自己呢？

既然找不回這份悸動，那麼他應該可以放下的。

他可以的……只要開口好好談談……他們都不需要這麼痛苦了。

「莊——」下定決心的抬起頭，他看見了金邊的眼鏡反射了餐館的燈光。

袁旭禮眯起了眼，心臟卻開始瘋狂跳動起來，聲音劇烈的幾乎要震破耳膜。面前的莊逸臣突然變得耀眼，胸口的緊縮讓他有些疼痛。

啊、他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了。

這是他喜歡莊逸臣的情感。

他會因為莊逸臣的一舉一動而傾心，喜歡對方的溫柔，總是容忍他的壞脾氣。

微涼的手從未放開自己，好聽的嗓音一遍又一遍喊著自己的名。

「嗯？怎麼了？」回過神，他對上了莊逸臣困惑的表情。

「……沒事，沒什麼。」現在還不是坦承的時候，袁旭禮搖搖頭試圖保持平靜，跟對方一起吃完這頓晚餐回到家中。

他能看出莊逸臣對他還保持著距離，是以往的他感到舒適的程度。

心底傳來刺痛感，他在大門落鎖的瞬間拉住莊逸臣的手。

「逸臣……我全都想起來了。」袁旭禮的表情充滿自責，無法控制的低下頭，「……我都忘記你了你怎麼還不離開我？我就這麼值得你這樣做？」

「……告白那天我也忘了啊，一人一次很公平。而且我就只喜歡你，所以不管幾次我都會把你追回來的。」滑落臉頰的淚水與讓人動心的笑容，莊逸臣彷彿卸下了心中所有重擔。

低下頭，試探性地吻上愛人的唇，接著將臉埋進對方的頸窩。

他終於找回來了，這是他的愛人，原原本本的愛人。

「抱歉，我忘記你的時候我的態度很差吧？以後不會再忘了。」感受到身上不安分的手，袁旭禮低笑一聲，伸手輕撫莊逸臣的髮絲，「辛苦你了，為了獎勵你一下……去床上嗎？可以讓你多做——」

話還沒說完，被打橫抱起的身體與吻上的唇成為了答案。